



花火之恋
04



Until the day
I give up on you

直到我 终于放弃你

骆可 著
LUOKE WORKS



时光却将他永远留在爱上她的那一年。
爱那么深，

从小说卢丽莉《直到最后一句》
到《直到我终于放弃你》
影视剧作家骆可重塑
夏七夕式妖孽文风
一笔绘就『年少的爱与最痛的放弃』
林逸舟的邪气+夏木的深情
「最俊美桀骜的少年榛」帆
夏天去了，冬雪降了，生命尽了，
而我终于不得不放弃你了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骆可
LUOKE



真名何萍，纠结至死的天秤座女子。

不服软，不低头，不放弃理想。

爱王菲，爱捞鱼，爱大家来找碴儿。

擅长对对碰与拖拉机。

不喜奉承和虚伪，喜八卦，

喜与人为善，喜欢看网上掐架。

曾经信奉爱情，现在仍然相信。

相信文字是爱情最好的记录者。

发表文字逾百万，

出版长篇小说《好想恋你》，

已与影视公司签订“合作意向书”，

正在洽谈拍成电视剧。

Until the day I give up on you

责任编辑：王 平 崔 丹

装帧设计：许 静

选题策划：花火工作室（北京）

特约编辑：陌 墨

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阳 ·

© 骆 可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直到我终于放弃你 / 骆可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313-4161-1

I. ①直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5279 号

直到我终于放弃你

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

责任校对 张 斌

装帧设计 许 静

内页设计 周 丽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(北京)

特约编辑 陌 墨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14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161-1

定价: 19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

目 录 CONTENTS

001

第一章

帅哥撞死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？

025

第二章

我还是省省，把灯笼给灭了吧！

047

第三章

咬你就咬了，难道还要挑日子？

065

第四章

我是一个只会用蛮力的大侠。

089

第五章

方糖糖，我还是很纯洁的。

107

第六章

我决定不当王八蛋，改当王九蛋了！





目 录 CONTENTS

129

第七章

你在我家换衣服时，我早目测过了。

147

第八章

戴头套的大侠。

173

第九章

那情书，不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吧？

193

第十章

比亲妈还亲的亲姐们儿！

219

第十一章

你给的所有东西，我都要不起。

237

第十二章

这世上还有像我一样的傻子吗？

259

第十三章

记忆再痛，也抵不过你给的美好。





第一章

帅哥撞死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？

在我抬头看清榛一帆的长相后，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！段小朵一直把姜冯喜当成这世上最帅的人，可如果她看到榛一帆，估计她会自挖双目，怪自己有眼无珠。

高考过后，段小朵最讨厌的八月终于来了。

阳光像把剑一样直直地射在地上，把整个世界蒸腾得像个巨大的蒸笼。我缩在家里不肯出门。

段小朵冲进商场，用她爸给她的过生日的钱，抱了一堆各种擦在脸上能让大妈变少女的粉啊霜啊的回家后，打电话给我。

这部老电话，怕是我们家剩下的唯一宝贝，估计不久后也将因欠费而归隐。

“方糖糖，姜冯喜说了，只要你赏脸出席，他就答应亲我一下！”

那头儿电话信号不好，我只听清了“姜冯喜”三个字，剩下的都被那台马上要散架的旧式电风扇的杂音，给吃进了肚子。

我抱着风扇，还在拼命地吹着，结果我们家那扇铁皮门就哐当哐当开响了。

是我爸。他出去永远不拿钥匙，他进门从来都是用砸的。

他依旧跟过去的每天一样，身上混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酒味儿后，才肯回家。在他倒下的前一秒，我对着电话那头儿的人说：“好，你告诉我地址。”



如果知道那天的皇历上写着忌出行，打断我的腿我也不会出门。如果当时不是被撞迷糊了，我非得抱住那摩托车的车轮子不放。

我出了门，一面担心自己会被晒成非洲难民，一面想段小朵说的那家和声量贩KTV到底在哪条路上，忽然眼前一黑，就听到嘎吱一声刹车声……我甚至连那个马路杀手的长相都没看清，就晕了过去。

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钱有人付了吗？”

小护士用奇怪的眼神看看我，可能她觉得我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事儿，而不是用现在这种直勾勾甚至可以说是穷凶极恶的目光盯着她，问：“到底那个撞我的人，付钱了吗？”

没办法，用段小朵的话来说，有时候钱在我的世界里，比我妈都亲！

没错，钱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，可我妈呢？她除了生下我外，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清。我倒是想和她亲了，可我怎么亲啊？

小护士一副很清高的样子，说：“钱早就有人给你交了。说是他家有急事儿，留了串号码，让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给他！”

说完，又嘟嘟囔囔地加了一句：“而且还是个帅哥。”

本来在听到前半段的时候，我对那个马路杀手的仇恨已经降了一半，可听到最后一句时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帅哥怎么了？敢情帅哥撞死人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？如果不是他把钱先付了，我后半辈子唯一的愿望，就会是咒他走路时摔死！就算不摔死，至少也二级残废！

段小朵撇撇嘴：“方糖糖，你真恶毒！”

是啊，有钱人家的小姐，怎么会了解那些个饿了就喝

点儿水，喝到后来看见水就条件反射，想把肚子里所有的水都吐出来的人。她连掉在地上的一元钱硬币都懒得弯腰捡。我很喜欢那种只需弯弯腰，就可以把沉甸甸的硬币攥进手心的真实感。

曾经姜冯喜有些气馁、有些忧伤地问我：“那你觉得你的世界里除了钱，就不能谈点儿别的吗？”

我看他一眼，字正腔圆地告诉他：“别和我谈恋爱，虚伪！有本事咱俩结婚去！”

那一刻，他的脸上更忧伤了。那忧伤像潮水般，一波一波，将他淹没。他知道就算他一百八十个乐意和我结婚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

感情这东西吧，就像神曲里唱的那样，爱情不是你想给，想给就能给！哪怕他值得全世界的女生爱，我便是世界外那个不识好歹的人。

如今，姜冯喜站在病房里，仍用那种忧伤的眼神望着我。我接过段小朵的话茬儿，说：“要叫我亲手抓住那个浑蛋，我非得……”

“非得怎么样？”段小朵和姜冯喜同时竖起了耳朵，想听听我到底能做出什么丧失人性的事情来。

我说：“我非得讹他点儿损失费不可！”

医生说，我只是被擦伤点儿皮！至于我为什么会晕倒，八成是因为中暑。

中暑？我有没有听错？要是那个撞我的人，知道我是因为中暑才……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无辜？

撞上我，算他倒霉！我从病床上蹦了下来，吹着口哨把剩下的押金揣进兜里，出了医院大门。

“要是每天能被多撞两次就好了！”我由衷地感叹道。

段小朵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瞪着我道：“方糖糖，你不至

于缺钱到这种地步吧！”

“至于，非常至于！”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在他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打过那个不长眼撞到我的家伙留给我的电话，准备再跟他要点儿营养费、误工费什么的。谁知道电话那头儿竟然告诉我：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！

震惊、愤怒、抓狂……一连串不良情绪控制着我，我好想顺着电话线爬过去，然后趴在他家窗户上，问他到底有没有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！竟然留假电话给我！

到底是他倒霉，还是我倒霉？又或者强中更有强中手？

我看了一眼身后的段小朵和姜冯喜道：“你们走不走，打算在医院里过生日啊！”

于是，段小朵跟在我身后，姜冯喜将手插在裤兜里，有好几次把手从里面抽出一半，又放了回去。

我知道像他这种人，出门前兜里不放个千八百块钱是不安心的，我也知道他很想掏钱给我，想让我活得不那么辛苦。可他不会，他知道如果不是我开口，他在我面前要是敢主动掏一毛钱出来，我就会直接上去杀了他！

我是爱钱，但绝不会接受别人的怜悯。在我方糖糖的字典里，爱钱和受人怜悯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段小朵试探地问：“你还要不要为我庆祝生日了？”

对啊，我今天出来干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给她庆祝生日，才被车给撞的吗？可她段小朵怎么还能像没事儿人一样，站在我面前问我还要不要给她庆祝生日！

我瞅着段小朵，段小朵被我瞅得有些发毛，一个劲儿地往后退：“你要……你要干什么？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干什么？嘿嘿。”我好笑两声，用手当刀在她脸上轻拍了两下，又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“姐姐我不想干吗，



我只想和你说，因为你的生日我连命都差点儿没了，你说我想干吗呢？”

还算段小朵识相，知道我方糖糖活了这么多年，用啥就能一下子摆平。她从兜里摸出几张鲜红的“老人头”往我手里一塞：“这下您老人家的气可以消了吧？”

我看看钱，再看看小腿上的淤青，心想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的好事儿，别说撞破点儿皮出点儿血，就是撞得再严重点儿，我也干啊！可我表面上还装做很勉强的样子说道：“段小朵，也就是我和你认识，换成其他人，我……”

剩下的话，我不说段小朵也明白。我从老人头里抽出一张，又递回去。说：“喏，没来得及给你买东西，这钱当是送给你的礼物了！”

段小朵愣在那儿，半天没接钱。想想也是，哪有人过生日，自己拿钱出来给别人，别人再送回来一张，说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的。

要是我，我也觉得有点儿那个。我用手弹了弹老人头：“你要是不要，我就……”

我的手刚想往回收，段小朵的动作比我还快，直接将钱拽住装进了兜里。她说：“朋友归朋友，生日礼物我还是要收的，不过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！”

天生衣服架子又长成标准美男的姜冯喜，站在那儿，无奈地挠挠头：“行了，今天我请，你们随便吃！”

我和段小朵曾认真研究过姜冯喜的名字，问：“你爸妈怎么会这么老土，给你起这样的名字？”

直到有一次看东方卫视，看到那个脱口秀节目中火得不行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仿佛这辈子投胎时没喝孟婆汤名叫张冯喜的小姑娘，我和段小朵同时恍然大悟，难道姜冯喜……



姜冯喜穿着他那双新版耐克，用脚在地上画圆圈儿：

“很奇怪吗？和张冯喜一样，我爸姓姜，我妈姓冯，两人在一起当然是欢喜了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是啊，为什么我和段小朵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？

可能在段小朵的世界里，除了怎么败光她爸的钱，剩下的时间就都在研究怎么才能让姜冯喜喜欢上她。

没办法，人和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。

段小朵可以十岁时就过钢琴八级，每天最想干的事就是把她家那架三十多万元的钢琴给砸了！她考试如果拿到前三名，可以要求她爸买台苹果电脑当礼物。真是人家上街买苹果四代，我上街买四袋苹果！

可光发牢骚有什么用，像段小朵说的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？所以，我还是先吃饱了再想命运不公的问题吧。

我对着碗里那像粉丝一样的东西，问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鱼翅？”

姜冯喜不说话，低着头慢慢吃着碗里的东西。段小朵用眼睛瞪我：“你只管吃你的，哪儿来这么多废话！”

我知道她是怕我声音太大，让别人听见丢人，可我真没吃过鱼翅啊！我真觉得它就是粉丝啊！只不过比正常粉丝细了些而已。

我拉着姜冯喜的衣角问：“这一碗得多少钱啊？”姜冯喜依旧不理我，他那碗基本快见底了。

我见问姜冯喜没用，又去拽段小朵：“小朵，这一碗怎么说也得几百吧，你说这吃了多可惜，不如你们把我这碗给退了，钱能不能……”

“给你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段小朵看着我，苦笑着一张脸，“方糖糖，我认识你一年了，三百六十五天当中，你能不能有一天不提到钱？”

我张嘴还想再说什么，姜冯喜已经把我的碗挪到他面前了。我急了，一把将碗抢回来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不干吗，你不吃多浪费，不如我帮你吃了！”姜冯喜一脸严肃，看不出是在开玩笑。

“谁说我不吃了！”眼看着姜冯喜又过来和我抢，我一把捧住碗，说：“我吃我吃！”

我看看姜冯喜，又看看段小朵，确认他们不会让我退钱的阴谋得逞后，乖乖地把鱼翅给吃掉了。

姜冯喜看着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方糖糖你以后得多注意营养，你太瘦了！”

“瘦有什么不好？瘦子不用减肥，还能为国家省布料，一举两得！”姜冯喜无奈地看了看我，去收银处结账了。

我知道自己除了爱钱，还特嘴硬。可怎么办，我打小就这样，现在改基本上也改不过来了。

段小朵看着我，恨得牙痒痒：“你说姜冯喜他看上你什么了呢？真是不明白啊不明白！”

是啊，姜冯喜看上我什么了呢？人家是青年才俊，是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，是日企里的中层管理人员。可我呢？有一个酒鬼加赌鬼的老爸，家境贫寒，长相既不国色也不天香，性格还不温婉，连学习成绩都很谦虚。可不知姜冯喜偏偏哪根神经搭错了，会喜欢上我。

他时常会问：“方糖糖，还记得一年前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”

记得，怎么会不记得！

那段时间我爸喝酒喝得特别厉害，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后，外面还欠了一屁股赌债。他醉眼蒙眬地看着我说：“女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如果有来生一定补偿给你。”



我从来都不奢望他来生能补偿给我什么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今生该怎么熬过去！追债的人已经给了最后期限，说如果三天内还不能还钱，就把我们的屋子收了。到时候别说吃饭，连睡的地方都没了。

我没工夫去怨自己命不好，更没工夫去指责已经醉成一摊烂泥的父亲。我一个人游荡在大街上，想着怎样才能弄到钱，怎样才能保住唯一的房子。

那天的阳光很惨淡，就像我当时的心情。我多想变成个超人，逃离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；又多想一觉醒来后，那些来要钱的人都被火星抓走；又或者，突然到世界末日了。

我走在屋檐下，胡思乱想着，像失了魂的女鬼。就在我走投无路恨不得跳河去死时，姜冯喜出现了。

他穿着一套银灰色西装，脚上的皮鞋都能照出人影来。他慌里慌张地从马路对面过来，胡乱塞给我一把钱，说：“拜托帮个忙！”

天哪！原来大白天也可以做梦，还是人人都想做的白日梦！我看着手里的钱，再看看眼前的帅哥，心想，他不是想让我去杀人吧？

事后，等我说出自己当时的想法时，姜冯喜差点儿笑岔了气：“就你，杀人？你都瘦成那样了，还有力气去杀人？”

“怎么，不服气啊！不信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看我敢不敢杀你啊！”

姜冯喜当然不会笨到真的站在我面前，让我拿把刀去杀他。他只是站在那儿，眯着眼睛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说：“没想到啊，你演戏还挺有潜质的！”

我笑笑，心想老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，有钱能使鬼推

磨！别说演一个姜冯喜的现女友，就是演一个未婚妈妈我也不在话下啊！

当然，这话我不能这么说。我皮笑肉不笑地盯着他道：“那女孩儿不错啊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人家？”

姜冯喜收回打量的目光。

“我也没说她不好啊，可我就是讨厌什么事情都要让父母来给我安排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包办了我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我要上的学校、选的专业、毕业后进的单位，现在连女朋友他们也要管！我偏不让他们得逞！”

得，原来是富家公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如果是我，我宁愿有人给我安排，给我铺好一条金光大道等着我去走。可我哪儿有那个命，我还得拿着手上的钱回去给我爸还赌债。

不知道姜冯喜想到了什么，扑哧一声笑了。他说：“你刚才的演技还真是没话说，你那眼泪是不是真的？不会是抹什么辣椒粉了吧？”

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：“那叫专业懂不懂？专业！抹辣椒粉？你给我钱去买辣椒粉啊！”

其实，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些钱根本远远不够还那些赌债，眼泪就像开了闸的阀门一样，停也停不下来。我拉着正在咖啡厅里相亲的姜冯喜，说：“你怎么对得起我！你不是说过要一生一世照顾我吗？为什么一转眼你就出现在这里？你这个没良心的负心汉！”

我本来还想再多说点儿的，演员得有演员的素质。可不等我再说下去，坐在对面的小姐已经拿起包，说：“我有事儿，先走了！”

人既然走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。我扬了扬手里的钱，说：“谢了。”